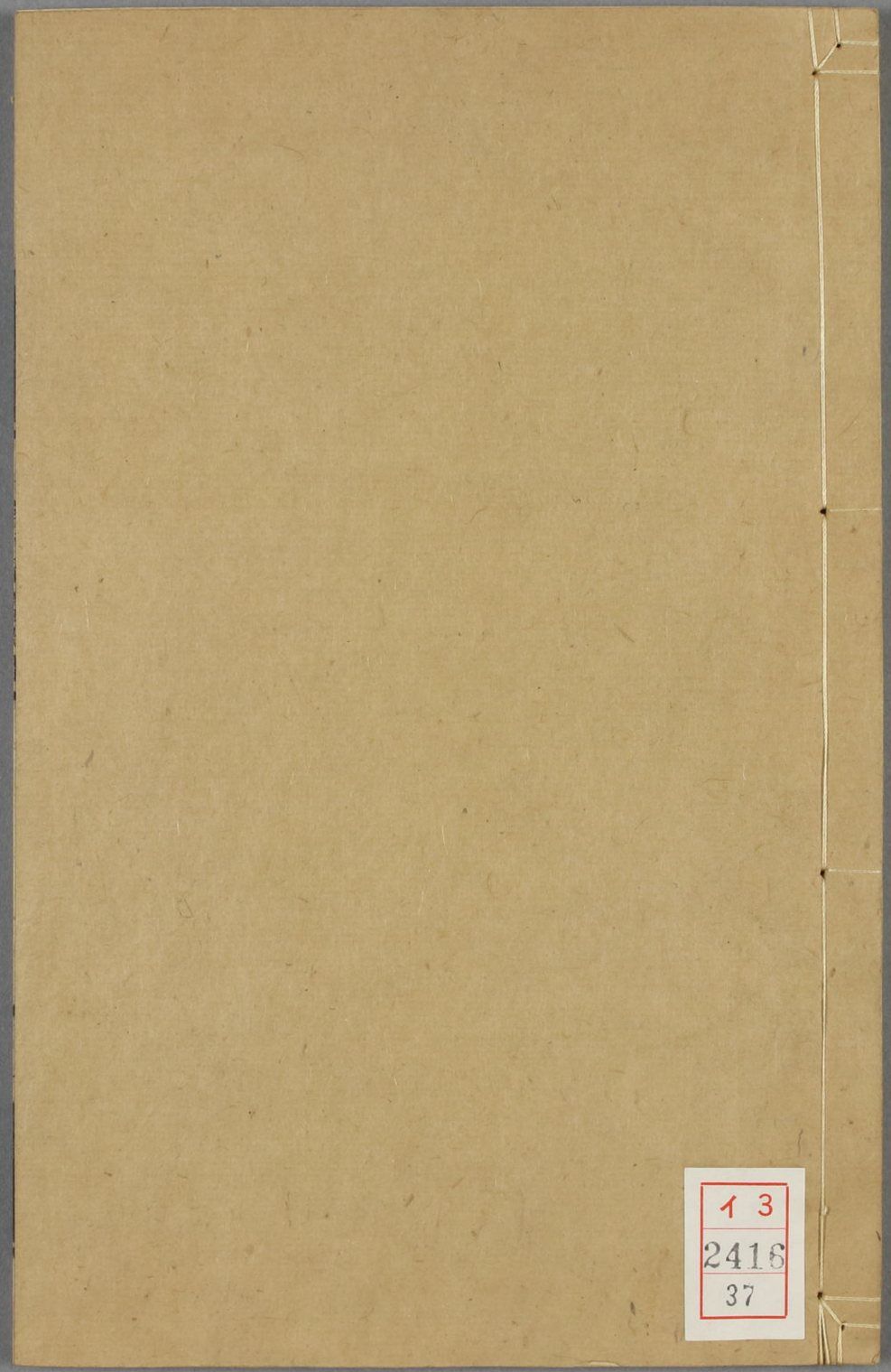

1 3
2416
37

13
2416
37

設官部十六吏部尚書一侍郎附

吏部尚書一侍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周禮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變家言人者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宰列職於王則謂之太宰宰主也建立也邦國王所居之邦國佐猶助也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以佐王理邦國漢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蓋因事設員以司其務非擬於古制也至光武乃分爲六曹迄於魏晉或五或六亦隨宜施制無有常典自宋齊以來多定爲六部其制益明唐武后遂以吏部爲天官戶部爲地官禮部爲春官兵部爲夏官刑部爲秋官工部爲冬官以承周六曹官之制若參詳古今徵考職任則天官冢宰當爲尚書令非吏部之任今吏部之官之始宜出於夏及夏官之屬有司士下大夫二人掌羣

〈2004-597〉

臣之版古書版爲班班書也籍也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謂用功過黜陟者辨其年歲與其貴賤知其老少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以詔王理告王所當進退以德詔爵有賢者之德以功詔祿理有功勳以能詔事以久奠食能者事成乃食之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爵祿之奠音定然後官之漢成帝初置尚書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後漢改爲吏曹主選舉祠祀後又爲選部靈帝以梁鵠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事吳暨豔字子休爲選曹尚書性峭厲好清議當時郎署混濁多非其人欲區別賢愚彈射百寮豔選三署皆貶高就下減降等數其居位貪鄙志節卑汚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故憤惋聲積競言豔用私情愛憎不由公理豔坐自殺

晉與魏同

說爲溫令詔可尋又啓曰詢聞說喪母不時葬遂於所居屋後假葬有異同之議請更選之詔曰君爲管人倫之職此輩應爲清議不與便當裁處之江霏字思賢三爲選官始爲吏部郎遷侍中吏部尚書僕射劉聰僭號省吏部置左右選曹石勒時又置左右執法郎典定仕族副選舉之任

宋時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四曹考武不欲威權在下大明二年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而省五兵後還置一吏部尚書順帝昇明元年又置五兵二尚書晉宋以來吏部尚書資位尤重庾炳之爲吏部尚書通貨賄吏部令史錢泰能琵琶主客令史周伯齊善歌詣炳之宅諮事因留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所司奏免官梁陳亦然梁蕭子顯爲吏部尚書性凝簡負才氣見九流寘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已衣冠竊恨之又謝覽字景濛朏之弟淪之子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時以爲榮又王泰字仲通爲都官尚書能接人士皆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設宮部

冠傾屬又謝舉字言揚遷掌吏部舉祖莊
宋代再典選至舉又三世此職前代未有

後魏北齊

吏部統吏部掌褒崇選補考功主爵三曹自洛陽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數

四文襄帝少年高明所蔽者疎秉淑德沉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辨給取士失於浮華惟辛術爲尚書性尚貞明擢士以才以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前後銓衡術最爲折衷甚爲當時所稱後

周有吏部中大夫一人掌羣臣及諸子之簿辨其貴賤與其年歲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依六敷之頒祿之差賞小吏部下大夫一人掌貳吏部之事領司勳上士

等官屬大司馬隋吏部統吏部主爵司勳考功四曹牛弘爲吏部尚書其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所進用多稱職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弘深識其貞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盛　又曰盧愷攝吏部尚書何字奏蘇威陰事愷相連憲司奏愷凱曰房恭懿者尉遲迥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案轉爲海州刺史又吏部

參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作色而遣威有從父弟徹肅二人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凡劣愷以威之故而授朝佐部文帝怒曰愷敢將天官爲私惠乃除名爲庶民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擢吏部與辭道衡陸彥師等甥別十流故涉黨錮之譏遂及於此

唐龍朔二年改吏部尚書爲司列太常伯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吏部爲天官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改爲文部至德初復舊掌文官選舉總判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四曹事舊令班在侍中中書令上開元令移在侍中中書令下尚書六曹吏部兵部爲前行戶刑爲中行禮工爲後行其官屬自後行遷入二部者以爲美自魏晉以來凡吏部官屬悉高於諸曹其選舉皆尚書主之自隋置侍郎貳

尚書之事則六品以下銓補多以歸之唐自貞觀以前尚書掌五品選事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文部侍郎盧承慶兼檢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五品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掌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由是言之即尚書兼知五品選事明矣至景龍中尚書掌七品以上選侍郎掌八品以下選至景雲元年宋璟為尚書始通其選而分掌之因為常例開元以前諸司之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議政於朝堂午後理務於本司自開元以來宰相員少資地崇高又以吏兵尚書權位尤美宰臣多兼領之而但從容衡軸不自銓綜其選試之任侍郎專之尚書通署而已遂為故事或分領其事則列為三銓四年六月勅其餘供奉官直進名勅授自此不在吏部尚書掌其一侍郎分其二尚書所掌謂之尚書銓侍郎所掌其一為東銓各有印　初學記曰初漢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一曰常侍曹後漢初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魏時亦為吏部曹專掌選職右於諸曹尚書至宋置二吏部尚書尋復省一人沈約宋書曰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材散用人益輕宋孝武欲重其選待吏部尚書任重遂分吏部置三人以輕其任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名而不以實雖主意以為輕重人心豈有變　自漢及魏授此職者或云吏部尚書若授諸曹尚書直云尚書漢魏晉世若授吏部者即云以某為吏部尚書若授他曹云某為尚書若授工部刑部五兵度支等尚書故歷宋齊以後始云某授某部尚書代職官之書皆別紀吏部尚書不與諸曹同今書倣此

云並出漢書齊職儀及五代史百官志

增文獻通考曰宋典選之職自分為四文選二曰審官東院太平興國六年命郭贄考京朝官課淳化二年置磨勘京朝官院又以興國中所置差遣院併入號磨勘差遣院亦名考課院淳化四年以考課京朝官院為審官院而凍水記聞云太宗患中書權太重向敏中時為諫官請分中書吏房置審官院刑房置審刑院熙寧間置審官西院以主武選改審官院為審官東院為流內銓實錄淳化四年以歸流內銓命翰林學士蘇易簡領其事自後命近臣主之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唐制文選掌於吏部武選則兵部主之掌文武官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勅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陞朝官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借差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分職為三封爵贈官之事則司封主之勳功定省之事則司勳主之凡應注擬升移敘復蔭補及酬名謚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注擬升移敘復蔭補及酬賞封贈者隨所分隸校勘法例關甲以上尚書省即法例可否不決應取裁者亦如之若中散大夫閣門使以

上則列遷敘之狀上中書省樞密院得盡給告身則通
書尚書侍郎及所隸郎官尚書左右選凡十五按侍郎
左右選凡十五按而四選密矣　尚書從二品掌文武
選之事而奉行其制命凡天下員闕具注諸籍月取其
應選者揭而書之集官注擬考其閥閱以定可否凡選
授封爵功賞課最之事皆所隸郎官驗實而後判成焉
若有疑不能決則稟議於尚書省即應論奏與郎官同
上殿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南樞密院掌文銓視
吏部而部族丁賦之政亦與焉南面吏部置官有尚書
侍郎郎中員外郎　金自太宗十二年始法古立官至
天眷元年頒新官制及天德四年始以河南北選人並
赴中京吏部各置局銓注命吏部尚書蕭頤定河南北
官通注格以合注人依年例一就銓注餘求仕人分四
季擬授遂為定制審官院不屬吏部設知院一員從三
品掌奏駁除授失當事隨朝六品外路五品以上官除
察亦送本院承安四年設授並送本院審之補闕拾遺監
之若注擬失當止令御史臺論列　元史曰元吏
部尚書三員侍郎二員郎中員外郎等掌天下官吏選
授之政令凡職官銓綜之典吏員調補之格封勳爵邑
之制考課殿最之法悉以任之凡選官之法從七品以
屬中書三品以上非有司所與奪由中書取進止自六
品至九品為勑授則中書標署之自一品至五品為宣

授則以制命之世祖舊制惟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宣徽院得自選其人他司悉從中書選擇凡遷調閥閱廉明川蜀雲南官員每三歲遣使往銓注至英宗時遣使往銓浙江江西湖廣四川雲南五省邊郡官選以後五省皆遣官往銓 續文獻通考曰明置吏部即古選部也自唐宋以來皆爲尚書省屬官與周官冢宰掌邦治之意固有間矣故明初六部並屬中書省至洪武十三年革中書省罷丞相使政歸六部吏部分四子部曰總部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二十二年改總部爲選部二十九年改選部爲文選司封爲驗封司勳爲稽勳考功仍舊吏部尚書之簡命禮數特異其勳勞茂著往往加以三孤贈以三公而申之以易名之典自罷丞相以後而

統百官均四海之責在吏部固甚重也 永樂初建內閣不過翰林備顧問比後楊士奇等加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而品敘列尚書寵義夏原吉下則不以內閣壓六部之意故景泰以前至尚書不復入內閣固定制也自正德後遂以尚書爲入閣階梯云 原

杜氏通典曰侍郎隋煬帝置說在歷代郎中篇 凡六司侍郎皆貳尚書之事吏部初置一員總章元年加一員龍朔二年改爲司列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分掌選部流內六品以下官是爲銓衡之任凡初仕進者無不仰屬焉當選集之際勢傾天下列曹之中資位尤重 初隋世高孝基爲吏部侍

郎房元齡杜如晦與選孝某特加賞異後以爲知人
唐太宗貞觀時馬載裴行儉爲吏部侍郎貞觀以來最
爲稱職又鄧元挺爲此官不稱職甚爲時談所鄙常
惠滑澤遷此官皆稱職遷澧州刺史有能名武
太后重拜爲天官侍郎其獎愈甚又以許子儒爲之
子儒不以藻鑑爲意其補悉委令史勾直時曰平配後
崔元瑋爲之介然自守絶於請謁爲執政者所忌轉文
昌左丞選司令史乃設齋自慶武太后聞之復拜爲天
官侍郎

增文獻通考曰侍郎從三品掌文臣來改秩者
凡始命或有殿負皆試而後選若應選格則團甲同郎
官引見於便殿稟奏改官右選掌武臣未陞朝者凡所
任而試不中等及已入官而未應選者皆勿注正闕若
選路分都監將官閤門祇候都總官司承受皆以名上
樞密院視朝入閤則執文武班簿對立官制尚書侍郎
同治曹事奏事則同班惟吏選分領四選有所論奏則
各以選事同所隸郎官上殿南渡初諸曹尚書侍郎惟
吏部備官紹興中六曹皆置權尚書以處未應資格之
人建炎又置權侍郎滿二年爲眞舊制吏部除侍郎二
員分典左右選總稱吏部侍郎間命官兼攝惟稱左選
侍郎或右選而已紹興三年謝深甫張叔椿始有侍左
侍郎侍右侍郎之稱既而徑入除目相承不改續文
獻通考曰遼南面吏部尚書下曰侍郎曰郎中曰員外
郎其下屬官未詳金吏部侍郎一員正四品元吏
部侍郎二員正四品明吏部左右侍郎各一人

吏部尚書二

魏志曰盧毓爲侍中在職二年多所駮易詔曰官人
秩才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毓稟性貞固
心平體正可謂明試有功不懈於位者也其以毓爲吏
部尚書使毓自選代已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
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知者乃舉阮武孫邕
帝於是用邕　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太常遭母喪手植
松柏詔曰風俗凌遲豈宜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在諒陰
古人亦墨絰從戎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用人皆先密
啓然後公奏　又曰鄧攸遷吏部尚書牧馬於家庭妻
息素食不受一飯於人　沈約宋書曰蔡廓爲吏部尚
書廓因左丞傅隆問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
不能拜亮以語録尚書徐羨之曰黄門以下悉以付蔡
自此以上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
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黄紙録尚書與吏部尚
書連名故廓去紙尾　又曰江湛爲吏部尚書家甚貧
約不營求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常爲上
所白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後起　又曰顏竣爲吏部
尚書留心選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謝莊代
竣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

笑荅之時人語曰顏峻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百官表注曰吏部尚書一人秩六百石掌選舉齋祠晉諸公贊曰李胤字宣伯爲吏部尚書正身率職不倾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刊定選例而著於令世說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語林曰裒眞爲監軍范立平作吏部尚書大坐語裒卿此段還不失護軍裒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唐書曰裴遵慶代宗時遷吏部尚書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爲榮舊唐書曰天寶十年楊國忠兼吏部尚書故事吏部三銓三注三唱自春及夏才終其事國忠使胥吏於私第暗定官員集百僚於尚書省對注唱一日令畢以誇神速資格差謬無復倫序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其所昵者更爲立碑尚書省以頌銓綜之能宋楊誠齋集曰葉顒權吏部尚書乾道九年名對便殿賜坐賜茶禮與他日帝曰吏部條例朕亦置一通在禁中又問卿當官以何者爲先對曰以公忠爲先帝曰卿宜無忘此二字宋史曰元豐新官制李清臣拜吏部尚書清臣初官右正言當易承議階帝曰安有

尚書而猶承議者乃授朝奉大夫　又曰神宗朝蘇頌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唐制吏部主文選兵部主武選神宗謂三代兩漢本無文武之別議者不知所處頌言唐制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而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則宜分左右曹掌之於是吏部始有四選法以到選先後爲次言行録曰蘇頌前後掌天官四選凡五年每選人改官關陞磨勘吏洗垢求瑕故爲稽滯公勑吏曰某官緣某事當會某處仍引用合用條例及

具委無漏落狀同上自是吏不得逞　又曰余天錫以舊恩遷吏部尚書禮部侍郎曹誦在諫省嘗抗疏言天錫登用太驟誦左遷天錫疏謂誦老成之望直諒多益寘之近班可以正厥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流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既招好賢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賢之媿帝從之　元史曰仁宗時由進士入官者僅百之一由吏致位顯要者常十之九泰定帝欲以中書參議傅巖起爲吏部尚書御史韓鏞上言吏部掌天下銓衡巖起於法亦不得制可其奏　獻徵録曰吏部尚書寔義初名璐太祖時爲中書舍人一日奏事畢

問汝霽叔之後乎親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太宗時爲吏部尚書有除官不得善地訴其不公者上皆斥之仁宗時進少師賜銀章曰緬愆糾繆立朝蓋五十年　又曰王翺爲吏部尚書翺嚴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上進退大臣時時召翺面可否稱爲先生翺公退宿朝房惟朝望歸謁家祠天順嘗諭大學士李賢曰今六部尚書皆得人但吏部王翱老耳時翱年七十八賢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又曰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翱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　又曰憲宗朝李裕拜冢宰先是銓曹

事多脫誤至是拜裕實出宸斷裕感上知遇精白思報每大選先二日於後堂設一木榻上書皇天鑒之與二侍郎傍坐文選司官前立以缺員與選人一一第資格叫否注牘至期引奏填牓更無舛錯而庶官得人一日八監覃昌語裕曰先時選官奏入上必命司禮監看詳然後報可近日上曰李尚書梗直人必不敢干之奏入即與批行　又曰孝宗即位即家召王恕拜吏部尚書言官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報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所不聽從何必內閣也恕在吏部訪海內之士隨器薦用以

弼成弘治之治　又曰馬文升遷冢宰明年當大計天下吏孝宗召至煖閣諭之曰天下覲吏畢集卿其用心採訪以彰黜陟文升頓首曰陛下圖治若此宗社福也敢不仰承乃令中貴人掖之下階自是汰不職者二千餘人　又曰嘉靖間太宰缺廷推兵部尚書唐龍上方重兵事顧銓衡非龍不可乃改吏部龍爲政兼論資望殊勞異能疎遠必用而中才不得越次以進有所用舍聚僚共謀衆議合然後署疏以請嘗舉廢棄四十餘人皆時譽也　又曰世宗嘗問孝宗舊臣而賢者誰乎廷推周用名以吏部尚書是時郎中爲政專尚書不暇有所可否而侍郎遞相踵以噤不語爲知體郎中盡以任吏於是銓部之政幾由吏書用知其孰有所舉措必謀兩侍郎咸樂爲之盡力而郎中亦以簿書任其僚吏不得爲奸私故用之典銓不嚴而肅　又曰朱希周爲吏部尚書當考察嫉者言於上謂南科不罷一人以爲私希周言察僚庶所以別賢否非論曹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爲公則一曹皆不肖亦且姑去一二以塞責乎以上尚書　唐書曰開元中裴光庭爲吏部侍郎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所奬拔惟其才往往得後又任之士亦自奮其後士人猥衆專務趍競銓品枉

撓光庭懲之乃為循資格無賢不肖一據資考配擬又促選限盡正月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專主過官凡麟之裁定光庭輒然可時語曰麟之口光庭手遵平轍者嘉其尋常負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爭不得其庸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　又曰裴行儉善知人為吏部侍郎李敬元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衒露豈享爵祿者乎　又曰裴行儉馬載為吏部侍郎同時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時人稱為裴馬又盧從愿為吏部侍郎與李朝隱同時典選時人曰吏部

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又曰蘇晉為吏部侍郎裴光庭為尚書有過官被却者就籍以朱點頭而已晉因牓選院曰門下點頭者更擬光庭以為侮己出為汝州刺史按集覽過官者凡選事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之為過官　又曰韋陟為吏部侍郎嘗病選人冒名接腳竊授闕員既少取士良難正調者被擠僑集者冒進陟剛毅嫉惡風采嚴正見選人疑其有瑕按聲盤詰無不首伏每歲皆騰得數百員闕以待淹滯常謂所親曰使陟知銓衡一二年則無人可選矣　又曰德宗貞元趙宗儒為考功員外郎黜陟詳當無所回憚考入

中上者纔五十人帝聞善之進考功郎中旋罷家居後遷吏部侍郎名見勞曰知卿杜門六年故有此拜　又曰孔温業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侍郎不樂居朝矣　唐新語曰姜晦爲吏部侍郎舊制吏曹舍宇悉布棘以防令史與選人交通及晦領選事盡除之示無所禁私引致者晦輒知之名問莫不首伏初朝廷以晦改革前規以爲不可竟銓綜得所賄賂不行舉朝歎服　山堂肆考曰韋夏卿爲吏部侍郎從弟執誼在翰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納夏卿懷中夏卿不受曰吾與汝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如是乎執誼大慚　宋史曰淳化時蘇易簡知審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嘗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　又曰太平興國五年置京朝官差遣院凡將命出入受代歸闕官悉考校勞績銓量才品命郭贄滕中正雷德驤領之　又曰眞宗時雷恕以吏部侍郎知貢舉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援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以王曾爲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媿於知人矣　又曰元祐中范百祿爲吏部侍郎鎮子議者欲汰胥吏呂大防趣廢其半百祿曰不可

廢半則失職者衆不若以漸消之自今缺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　又曰仁宗朝杜衍判吏部流内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姦衍既視事即勑吏函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毋得升堂各坐曹廳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爲姦利後進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内降恩澤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内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又曰吏部侍郎彭龜年論韓侂胄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知樞密院事陳騤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邪　樓攻媿集曰孫逢吉爲吏部侍郎朱熹之去逢吉力救之彭龜年補外又言不應爲吏部侍郎朱逐正人一日會食部中或報王喜除閤門祗候逢吉曰此乃優伶嘗於内庭效朱侍講容止以儒爲戲者豈可以污清選當抗疏力爭否則於經筵論之由是飛語上聞内批爲郡　獻徵録曰吏部闕侍郎以應補者請世宗不應而欲求老成名持法者乃以南兵部侍郎歐陽鐸上輒報可鐸佐吏部不攜家曰吾乃敢家此官哉

續文獻通考曰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英宗名李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可比必得其人誰可者賢曰無如禮部二人可擇而用之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俱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士皆稱悅以上侍郎

吏部尚書三

【原】銓衡　品藻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母亡每哭輒悲康伯自勝既而語康伯曰汝後若居銓衡之職當用此人及康伯為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望詳後祇慎注下

題輿之才　著籌　裴頠辭吏部尚書表曰臣少無鑒察之譽長無著選曹箴置之左右以明審才之宜

庭牧馬　閣

聚書　上詳前二

尚書不肯拜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蔡廓為吏部尚書乃以王惠代焉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輒聚於閣下

考簿世　調門戶　習鑿齒晉陽秋曰初陳羣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於中正考之簿世然後授任王隱晉書曰王戎為左僕射領吏部尚書自戎居選未嘗進一寒素退一虛名理一冤枉殺一痼嫉隨其沈浮門調戶選好營生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聚斂積實不知紀極

清通簡要　祇慎廉平　上詳前二

曹尚書箴序曰重選曹郎銓管九流品藻清濁雖祇慎莫知所寄虞預晉書曰盧欽字子若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清實選舉稱為廉平

凌虛篤素　抑末崇本　晉起居注云武帝太始八年詔曰議郎山濤志惟簡靜凌虛篤素立身行已足以勵俗其以濤為吏部尚書下詳四銓管人才精體密

藏榮緒晉書云阮孚為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辭不拜

阮孚不拜　字遥集轉吏　詔就家用之尚書令郗鑒以為非體帝曰就家用之誠不快不爾便廢才為當輕重務推之耳

掌六

典統百官 周禮乃立天官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四海注天官卿也統理百官均曰鑰鑰 詮管 衡鏡 詮管人才衡鏡亦

持衡 掄材 采葑 刈楚 魏擇公方任先

毛玠 晉推簡要選在王戎 增冠六卿 亞冢司 白集

蕭傪吏部尚書制冠六卿統百職 任昉為范雲讓吏部尚書表臣去歲國學之老博士耳今將亞冢司

李肅題目 山公啓事 南中

藻曲有條貫以此人服之擢為選部尚書號為得才晉書山濤為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徧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班序常尊 衣冠傾屬 初學記授吏部者即云吏部尚書若諸曹直云諸曹同也自魏至梁并第三等梁定十八班班多者為貴吏部尚書班十四諸曹尚書班十三下見通典注王泰

甄奇録異 先德後才 上見李肅題目下見通典注牛弘 門閥不遺

餽餉無受 上見通典注辛術 南史江湛為吏部尚書不營私財餽餉盈門一無所受

六燕一鴻 丘山汚水

遠欲審別其飛翔按九章算術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又張融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為鳧越人以為鴻分紀唐李尚書乂王尚書丘雀賓客汚掌吏部皆獲當時推美人為之語曰李下無蹊徑又曰丘山願選敦重 好柳岌岌連天峻汚水澄澄徹底清

文雅陳孔奐為吏部尚書太子叔寶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乃自言於陳主將許之奐固辭曰江總有潘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實太子居輔導之重以居潘陸之才而為輕薄所驅恐非導儲之義也主不從總遂為太子所狎昵後主即位總為尚書僕射奐乃啓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唐戴冑檢校吏部尚書好柳文雅獎薦法吏時以寡學為訾 顏眞謝笑 閻口裴手 上見二沈約宋書下見二唐書作

九班制 試三銓法 晉劉頌字子雅為吏部尚書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

唐開元十三年吏部爲十銓選舉至宣宗即位敕書曰吏部三銓選士祇憑資考多匪實才許觀察使刺史有奇才異能之士開薦試用書銓及侍郎二人分爲中銓東銓也毛玠易俗巨源趨時魏志崔琰典銓衡十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天下稱平毛玠與之並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天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時有長吏還者贏面垢衣常乘柴車魏武嘗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也唐書韋巨源爲吏部尚書時要官缺執政欲以次用其親戚巨源秉筆當除十人皆宰相近屬楊再思曰吾等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晉書蔡克居選宮荀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山簡嘗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居選官曰山子之言驗於今矣

格法

編七司條例

宋周平園集晏敦復權吏部尚書興以來凡四選格法多公所裁秦檜當國使所親招之敦復曰楊誠齋集葉正簡公定由是士無沉滯之歎秦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卒不屈

顓權吏部尚書時七司弊事未去公乃與郎官編劉七司條例爲一書或事同例異者存其一削其一帝覽之御筆褒美令刻板頒下

備儀注禮

隋書牛弘拜吏部尚書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乃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乃不拜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作考課法

魏志盧毓爲吏部尚書明帝謂曰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譏自今選舉莫取有名者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盧毓曰名不可以得異人而可以得常士王者止以循名按常爲職但當有以驗其後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混淆虛實相蒙帝納其言

辭袖金

陳書姚察爲吏部尚書有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端察以物於吾無用此人遂請不受曰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去

每招怨言

多革弊政

北史魏郭祚爲吏部尚書特身清潔重惜

官位至於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且云此人便已貴矣故當時每拾怨言然所用者無不稱職

宋史汪應辰爲吏部尚書剛方正直敢言不遜在朝多革弊政中貴人側目孝宗時上皇方鑿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中上皇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帝怒曰應辰力言朕建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遂出之然水銀實非貴應辰家也

被名即拜　加祿先呵

南史晉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拜乃以王惠代之惠被名即拜談者以廓之不拜惠而意同王弘自領選將加禁惠之即拜事雖異而意同

祿於人者每先呵責然後施行若善相盼接者必無所祿人者先呵責然後施行若善相盼接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徼借顏色即成大怨府問者悅服

引致才名

制

官有定價　士不問賢

北史元暉遷尚書納貨賄授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

定中郡一千小郡五百　又崔亮後魏時爲吏部尚書爲停年格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

帝問何先　上歎有序

宋晏敦復凝重剛方當公介然行綵有序日敦復清明事無奸滯山濤毛玠無以過之

請置架閣

奏撥堂除以舜文取賄

宋史徽宗時吏部四選案籍吏多藏於家命官莅之是後六曹皆倣其法

又理宗時杜範爲相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範引前朝杜衍例皆封還乞撥堂除糊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人皆以爲不便範奏近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以近臣言爲是上下堅守則謗者息矣

成法如以近年之弊政爲祖宗之成法如此則幾赴選者無淹滯

合資格者得美闕衆服

時稱廉平

世憚剛嚴

隋書韋世康和靜謙恕爲吏部尚書剛毅爲世所憚親戚故舊有以書至視其封題有并及兩字者即却之不納惟

尚書十餘年時稱廉平常有止足之意謂弟子曰祿豈在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辭囚乞骸骨周

務抑僥倖清流品甄敘人別賢否一時銓綜號稱平允

德 上見調門戶注山堂肆考唐韋思謙舉進士補應城令歲餘調選思謙在官坐以公事未敘進吏部尚書高季輔曰自居選部今始得此一人豈以小疵而棄大德遂擢授監察御史

恐長奔競 上見前四朝志中興系年錄吏部尚書張壽因對論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酤良醞以奪官課敎坊樂工員數日增俸給賜資耗費不貲皆可罷之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矣

却例簿 宋史寇準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進進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也若用例同為吏部尚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乃詔同與宋濂為總裁官同為吏人倫鋪張神藻為朝野所推服

崔亮停年 上見士不問賢注下見二唐書

光庭游處不雜 才學俱優素昂傳昂

雅有人鑒游處不雜為吏部尚書梁帝謂曰齊明帝用為白頭尚書

獻徵錄大學士楊士奇曰吏部尚書非才學俱優者不足以當之

張先以清公見美 獻徵錄成

贊讓吏部尚書袁氏毛孝先化問李秉為吏部尚書剛直不阿人多怨望大臣有忌

有祭酒某者作詩送之者嘲事中之遂致仕有之曰古道自無三黜愧首臣又見一番歸

三掌銓選 唐盧承慶凡三掌銓選授平允議者與之

五典文衡 唐盧承慶獻徵錄南京吏部尚書錢溥五典文衡

舉扇一麾停筆良久 上見通典注獻徵錄明吏部尚書屠滽注選至惡地必停筆良久務以士俗稍宜者補之

留意孤寒 大猷權吏部尚書或曰今日凡事從窄非曩時比蓋有務為沮抑號能任怨而致顯用者大猷曰方且鄙之忍效尤乎調官者多孤寒之人於此不為留意使得其平尚謂之銓衡邪由是變者得達求者得遂人人感悅亦未嘗屈法以從之有不可者明以告之退無所恨

勤於咨訪 宋樓攻媿集汪廣微錄明宣宗諭尚書郭璡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為朕擇才昨郡守多缺命廷臣薦舉古人當斯任者必勤於咨訪有得即錄故官不乏才呂蒙正夾

袋虞允文材
綿錄是也

風吹黃紙墨污素衣

南史齊褚炫爲吏部尚書居身清正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每出入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剥殆盡獻徵錄太宰屠襄惠蒲部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汚公衣煌懼請罪蒲曰去去汝何爲者吾方惡其太白而易汚也又鄉人有假其子沿途騷動人以聞之意必加重譴蒲但呼而戒之曰汝爲吾子亦不辱但難爲汝父耳法有明禁自今愼無復爲此也

止談風月世界榮華

梁書徐勉字修仁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高求詹事五官月不宜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獻徵錄南吏部尚書王華其生時母夢其始抱紗衣玉帶一童子授之曰以此畀汝世世榮華無替故公生名華名其兄以榮華守仁父

由竇尚書旁舍農人

吏部尚書竇諮事韓侂胄無所不至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衰遲之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狀不覺膝屈侂胄惻然憐之嘗值侂胄生

畢集及之後至闔人掩關拒之及之俯僂以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謠獻徵錄洪武間吏部尚書吳琳致仕家居上遣人察之使者潛至旁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斂手曰是也使還以狀聞上益重之

有寇準之風

高潞公之壽獻徵錄明祖嘗命工部爲吏部尚書翟善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善與善力辭謝上語翟臣曰有官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成化間南京吏部尚書魏文靖與寇準同風矣又曰古大臣驥年至九十八比彥博尤高蓋古今罕有云

用人莫先論相太宰天下取平

宋史留正爲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獻徵錄嘉靖中熊浹爲吏部尚書曰太宰天下所與取平者吾安敢臆決邪凡陞司屬共之每選必語所司陞敘無小大流品日與少宰及之何害尤獎拔寒畯惟恐其墮落

銓綜號稱平允吏部豈報恩讎

上見祖惲剛嚴汴恩讎之地邪王肅翺語獻徵錄吏部豈報以上尚書

議官部

宋除傅堯俞制吏部古之天官而侍郎小宰之職又陸佃文昌貳卿位次八座長名牓

流內銓唐吏部侍郎裴行儉始設長名牓列銓注期限流內銓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長名牓自此始也宋選人屬流內銓小使臣屬三班院元豐官制行以流內銓歸吏部侍郎左選以三班院歸吏部右選侍郎

判東西銓

侍郎左右選唐太和四年吏部奏當司兩銓侍郎廳伏以吏部爲文昌首曹侍郎爲尚書貳職銓廳所宜順序廳事故有等差舊以尚書廳之次爲中銓其次爲東銓自乾元中書銓爲西銓久次侍郎居左新除侍郎居右因循例署今以後以久次侍郎居西銓議者非之伏請自今新除侍郎居東銓依奏下見上流內銓注

不省

私書復還舊職唐書孔緯字化文爲吏部侍郎權要請託書盈几案竟不之省人則天謂崔元瑋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改爲盛爲好貪耳今還鄉舊職復除天官侍郎

能知僞

姓皆給告身唐會要天官郎中李知遠權知侍郎有人姓刁又有王元忠者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爲丁王改爲士凝授官後即添成文字知遠一覽便曰今年銓覆萬人總識姓名安有丁姓士姓者此必刁某王某也省內以爲神明五代劉岳唐明宗時爲吏部故事吏部文武官告身皆輸硃膠紙軸錢然後給其品高有錢者則賜之其官卑而貧不能輸錢者往往但得勅牒而無告身岳請一切給之百官皆給告身自岳始也

金背鏡歲寒圖唐書貞觀時高善銓敘人物帝賜金背鏡以況其清鑒焉獻徵錄明正統間俞山爲吏部侍郎上嘉其清慎作歲寒圖併題詩賜之

一布囊三珠樹唐盧懷慎赴東都掌選奉身惟一布囊王勃著才名杜易簡稱爲三珠樹勃社弘文館學士王勃皆鈐衡才進止詳華果驗後果驗

從容贊決唐溫彥博檢校吏部侍郎欲汰擇士類寡術不能厭衆訟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臣遣秦王諭旨既而顧左右曰何如溫彥博明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敬信司屬欣悅

玉山照人　白衣領職　晉裴楷爲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謂之玉山照人　唐陸元方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引皆親黨武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　元紘杜暹爲相以宋璟爲吏部侍郎時以爲稱薦人如初

高選　行且相卿　唐李元紘晉齊澣爲吏部侍郎時以爲高選　宋史眞宗朝李沆卒畢士安進吏部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

擬十銓選舉　選舉志唐武德初因隋舊制以十一月至貞觀二年劉林甫爲吏部侍郎選牒精允調者丐留二年宋史魯宗道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爲奸狀悉釐正之揭科條於廳下人便之　勅令引對　宋史雍熙二年宋琪等上言請得通勅宋史雍熙二年詔宰相曰朕前日閱班籍擇官爲河北轉運使所患不能周知羣臣履行自今令德曠錄履歷功過之狀引對既得漸識羣臣擇才委任且使有官政者樂於自効謂宰相曰京朝官考課帝

於名對負瑕累者恥於顧問可以爲勸懲矣　高宗時洪遵爲吏部侍郎異時選人詣曹改秩吏以爲市　毫髮不中節必巧沮閡須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薦員有定限而舉者周遮重複或同時一事而巧爲兩牘或當薦五員而輒踰十數或當舉職官而誤爲京秩或身係常調而妄稱職司或東西分曹而交錯攬補或已予復奪而指云事故件析校數清凡如是者得通勅　邊遠須才　江總之人時稱舉職　賞異房杜　獎用孫張　上見通典注　唐書宰輔爲兵部侍郎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銓謂之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邊遠漫官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凡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　與元初劉滋爲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選事時京兆寇盜之後天下蝗旱穀翔貴選人不能赴調乃命滋江南典選以便江南之人時稱舉職　賞異房杜　獎用孫張　上見通典注　王丘遷吏部侍郎典選號平允其選用如孫逖張鎬微皆一時茂秀　厲色必容　點頭更擬苗晉卿知吏部選事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宮聲色甚厲者晉卿必含容之拜

吏部侍郎前後典選五年政既寬胥吏名因緣爲奸賄賂大行下見二唐書蘇晉弘景嚴正

岑羲勁廉韋弘景轉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邪憚其嚴正不敢干以非道岑羲進吏部時崔湜鄭愔及李元恭分掌選皆以貪濁聞獨岑羲勁廉爲時議嘉仰

專委令史諫用優

見二樓攻媿集下

上見通典注

慰藉衰病升擢孤寒

樓攻媿集宋趙粹中宇大雅遷吏部侍郎愛惜名器持心近厚有蜀士數人當改秩而吏以微文沮格累年公立爲申改有恩例得官而復衰病求赴銓司者公慰藉周至竟與其官或問之答曰一官始以慰其蹉跎待次尚數年何忍沮之間者感歎乃得改京寺官而士有孤寒不爲人知者

推強直

宋仁宗實錄陳堯咨判流內銓舊制選人皆用奏舉乃得改京寺官堯咨特爲陳其功狀而升擢之

人推強直帝謂勇決

卓陟嘗任吏部侍郎有致仕官敘五品陳判之曰青壇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拜命人推其強直隋楊恭仁爲吏部侍郎楊元感作亂恭仁與戰於破陵大敗之軍旋陽帝召入內殿謂曰我雖知卿奉法清慎知不知卿勇決如此

遣決滯務裁定舛法

宋韓文惠公彥粹遷吏部侍郎右選公承積弊之後釐正簿書遣決滯務增損廢置五萬四千一百餘事委請增置郎官一員因取當注之闕令大書而揭之門洪邁換篆誌妥敦復爲吏部侍郎掌右選改左選公久典選事知吏部七司法多疎舛孜孜究心纖悉參考奏請歲定至今有司守之莫能易

納金不受非錢不行

考上見前二小堂肆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贓污狼藉有選人繫百錢於鞋帶間之對吏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季卿襟懷見素藻鑑

季卿拜吏部侍郎在銓衡數年性識博達襟懷豁如士人多附之杜甫上韋見素詩

村鄉留藻鑑聽履上星辰注云見素時爲吏部侍郎銓衡平允上星辰言其親帝之旁也

牆高遮路李下無蹊新唐書温彥博爲吏侍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潮謔彥博即令自贊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八七步突兀當驛坐幾潮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八七步突兀當驛坐幾許遮賢路彥博嘲而與之又李义進吏部侍郎李知遠知選吏肅然斂手人稱李下無蹊徑侍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何燕泉未居吏部尚書設官部

士獻徵錄嘉靖間用張孚敬等言更議大禮吏部侍郎何孟春前後三上疏勸從初議削籍去所居廬陵有泉以燕去來時消長學者稱燕泉先生又李直爲吏部侍郎一十六年留意時彦一時干請奔競之風頓息大稱得人遇不如意事輒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者則曰若敎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雖涉諧戲要切當云云以上

吏部尚書四

掌人物華譚集尚書二曹論云劉道眞問辭令長曰八座秩同班等其選並清宜同一揆以光廊廟不足偏有所重蓋人才或多或少選例難精如不得已吏部職掌人物難明謂吳晉爲是吳晉重吏部爲非辭令長爲得君何是古而非今

主計官周禮天官司會之職鄭注云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之尚書

掌計要禮記王制云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鄭康成

注云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也質猶平其計要也

位處三曹華譚集尚書二曹論云今吏部非爲能刊虛名舉沈朴部盤石而名未鹵也故錄已成之人位處三曹署聽採公卿譽而用之者矣

銓管爲任晉起居注云惠帝元康元年詔曰夫興治成務要在官人銓管之爲任不可假人授侍中中書令光祿大夫王戎經德靜鑒識明遠其以戎領吏部

銓管人才又太康四年八月詔曰選曹尚書朱整周旨鉴人才宜得忠恪無欲抑華崇本者尚書其人也其以整爲吏部尚書

慎敬讓以道素自居是其

建九品之法魏略云陳建九品官人法拜吏部尚書也

吏部宜重華譚尚書二曹論云人有精粗事有難易在於朝野者率難精擇此吏部宜重者也

舉無失才王隱晉書曰山濤爲吏部尚書箴曰難以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終如其言惟詔用陸亮

選曹尤劇李重選部前後所選周徧百官濤爲吏部尚書箴曰難以壽畢力爭之不得亮尋以賄敗

選曹尤劇選曹尤鍾其劇三季凌遲其弊若市濁清請謁互起書牘交橫貨賄難從亦不可杜惟在善察斷□舉主

先舉性行魏志曰盧

毓字子家遷吏部尚書與選先舉性行而後言才李豐常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爲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

多被拔擢魏略云何晏字平叔遷侍中尚書主選宿與有舊者多被拔擢

心精體密吳志薛綜字敬文爲選官尚書固讓顧譚曰心精體密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緣代綜也

執心平當晉詔公贊云劉維字公平遷吏部尚書執心平當不能顧憚

當時內外肅然王隱晉書云鄧攸遷吏部尚書當時內外肅然

一時之俊華譚集尚書二曹論云劉昔與梁相薛令長往見之問曰薛君在吳何官荅曰爲清淨內外肅然一時之俊通眞才識高妙一代名俊

品藻九流四科取士知人考課之典法也

主司理典周禮太宰掌理典也

魏志韓暨爲吏部郎特取一時之俊劉晉以來俱爾

取士射策之初既無失於正鵠掄材之際必有適於輪轅當垂拱之朝實資共理奉持衡之職必在至公白帖

增文昌六卿楊億代表中臺職司又中臺職司願講求

於故實未央朝會四事擇其良六典四事身言書判三類觀待瞻望於清光

其實又三類德行才用勞效選妙秩清見後白制懸衡處物吏部臨尚書冊懸衡處物虛心待士

恐妨賞適北齊楊愔之爲吏部尚書但謂人曰此官實是清華但吾賞適

半面不忘北齊書楊愔字遵彥拜吏部尚書選二十餘年取士多以言貌時以愔之用人如賀士市瓜取其大者其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名問呼姓名無誤者有選人魯漫漢自言

猥賤濁不見識愔曰卿前經過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

搖扇屬聲元順爲吏部尚書時朱暉事高陽王雍欲以爲用雍撫几曰身天子之相元順何人棄身成命順不

天子之叔天子之弟天子之子不爲用雍撫几曰身天子之相元順何人棄身成命順不

搖白羽扇徐謂雍曰高祖遷宅中土創定九流官方清

設官部

濁軌儀萬古而朱暉小人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宮
雍曰身爲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羣譽
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 方嚴不侵太宰以下不免穢辱又寵
一崑崙奴令以杖擊羣臣惟憚吏部尚書蔡興宗方嚴不
不敢侵媟儀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方嚴不
押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名蔡尚書今日可謂能
負荷矣注云豫章興宗之父廓曾出爲豫章太守 摘
發若神職官分紀梁范雲爲吏部尚書寄任隆重書牘
摘發若神時人 盈案賓客滿門應荅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
莫不服其明贍 爲書示衆陳以徐陵爲吏部尚書陵
爲書示衆 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
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諸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
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易營
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 不畏彊禦唐中宗景龍四
舊意非禮望也衆咸服之 年以宋璟爲吏
部尚書李乂盧從愿爲侍郎皆 首言朋黨
不畏彊禦請謁路絶人服其公 言行録王存字正仲
名爲吏部尚書時在朝朋黨之論正爛公入對首言人
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東漢朋黨之

獄是也 諫屏鞫戲陳俊卿爲吏書時上未能屏勒戲公
備見忠讜朕決意用上疏力諫入對上迎謂曰前日之奏
卿矣拜同知兼參政用 後多知名范仲淹判吏部尚書
四十餘人後多知名者 人材可惜獻徵録嘉靖間科道互糾題
者責吏部黨讓兵部覆二次俱以尚有好惡顯著
遇吏部尚書汪鋐乃 用舍天下以爲當
分汪亦以爲然及有 説客坐是奪俸
奏公語替科道作説 王宗貫爲吏部尚書以劉紹和楊守
孝宗即位起三原王 人協心爲政所用舍天下以爲當
陳爲左侍郎三人 嶽不可撼宣德朝南吏部尚書黃宗
屹然如泰山喬嶽不可撼 載南雖無銓敘之勞而難
令接海内賓客 王恕爲冢宰時子承
於馭吏宗載正已率物屹然如泰山喬嶽不可撼 一時號
賓客籍其所長恕依而用之 爲恕依而用之一時號
疑其子而海内亦無他議 承裕後官至南戶部尚書人稱
美有范忠宣繼文正之風 良玉温潤而栗嘉靖初冢宰汪鋐與

侍郎霍韜持議每不合數面詆譏張邦奇時爲右侍郎數婉譬曲解之事幸不廢霍嘗語人曰古人稱良玉溫潤而栗如甬川非邪劉革宿弊品藻人物明吏部尚書姚夔久掌銓鑑博采公議明吏部尚書尹旻辨論官材總統百度明吏部尚書喬宇端方強毅清白儉約惕厲交勤仰思待旦明吏部尚書王翺俱嚴徵錄以上尚書銓衡之任以下官是爲銓衡之任凡典選十載唐掌選部流內六品初仕進者無不仰屬銓綜之司唐書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素憲關者時馬載爲吏部侍郎書曰無行注冬集朝廷咸曰眞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也又楊纂除吏部侍郎前後典席豫爲吏部侍郎明皇謂之曰鄉前爲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有令譽又盧從愿精力於官僞牒訴功檢擿無所遺銓綜六年以平允聞分紀房穎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至穎

叔四代咸居選部時論榮之行儉知人裴行儉爲吏部侍郎典選有知人之鑒見王處存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當掌銓衡之任甄別士庶唐本陸郎味道至相位不能辨論官材總統百度明吏部尚書喬宇端方強毅清白儉約惕厲交勤仰思待旦明吏部尚書王翺俱嚴徵錄以上尚書銓衡之任以下官是爲銓衡之任凡典選十載唐掌選部流內六品初仕進者無不仰屬銓綜之司唐書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素憲關者時馬載爲吏部侍郎書曰無行注冬集朝廷咸曰眞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也又楊纂除吏部侍郎前後典席豫爲吏部侍郎明皇謂之曰鄉前爲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豫典選六年有令譽又盧從愿精力於官僞牒訴功檢擿無所遺銓綜六年以平允聞分紀房穎叔拜天官侍郎自其高祖至穎

淵鑑類函卷四百十六 吏部尚書

言以決之吏不得容其私公所建明悉著於令自是省曹除授皆有案驗
部侍郎鄭杲注韓思復爲太常博士元希聲爲京兆士後爲太常博士元希聲爲京兆士
曹嘗謂人曰今年掌選得韓元二子則吏部不負朝廷
矣

隨事疏理言行錄洪文安公遵字景嚴爲吏部侍郎先是選人諸曹改秩予奪一出吏手公乃隨事疏理吏不得肆

即引見宋史熙寧初王益柔判流內銓舊制選人當改京官滿十人乃引見由是士多困滯日過舉者有故輒不用益柔請才二人即引見

制爲吏者有職田仁宗朝謝絳判流內銓吏部議官舊視職田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爲覈其實以多寡爲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

負朝廷唐會要吏

百爾明慎題奏周詳獻徵錄明

林文俊以上侍郎

吏部尚書五

箴明宣宗吏部箴周官六卿其長太宰統治百寮以熙功載漢設選部官置尚書有佐有屬代襲弗渝致治之本實資用賢甄拔簡任爾持衡銓爾惟敬之務公戒私善爾勿蔽才爾勿遺必黜憸邪必進忠貞用舍適宜治由汝興苟或貿弗博詢采謀面而用弗究其內玉石不分臧否莫明治之弗興亦由汝成度德定位乃稱任使小知大受官罔不勉精爾識鑒勵爾正直相予於治風夜無斁

晉傅元史部尚書箴曰明明王軌制爲九秩君執常道臣有定職各有攸司又用不忒貴無常尊賤不恒卑不明厥德國用顛危昔舜舉禹咎繇而後乂在官湯舉阿衡而不仁流屏且表正而象平日夕

而景側處喉舌者患銓衡之無常不患於不明故曰無
謂隱微廢公任私無好自專違衆取怨是以古之君子
無親無疎縱心大倫修已以道弘道以身易貴好爵書
慎官人官不可妄授職不可闇受能者養之致福不能
者獎之招咎衡臣司書敢告左右

制唐常袞授裴遵慶吏部尚書制曰門下尚書萬事
之本選部五曹之右以掌邦典以倫官材漢魏以來多
用宿儒高德蓋重其任也具官裴遵慶周慎禮節敬讓
素居博學而識前言懿文而敦大體洒者匡弼王室克
和庶政訓導儲宮用弘三善日新之美歲晚彌彰自陶

融於元和不嬰拂於俗務名臣令望清議攸歸處以銓
叙用澄流品抑華取實無俾滯才又授劉晏吏部尚
書制曰門下獻善宣美職在納言録言任能必歸冢宰
若萬事之本舉得其要一時之才選當其實則致理之
體昭然可見矣簡求碩德俾之典崇具官劉晏時傑國
楨高才博學超詣精理澹然素懷禮法之綱紀人倫之
模表嘗處台鄂以弘訓範載其清靜濟我艱難自勞於
外又竭心力苟利於國不憚其煩領錢穀轉輸之重資
國家經費之本務其省約加以躬親大小之政必關於
慮出入農里止舍鄉亭先訪便安以之均節事積而不

亂理簡而易從故得井賦田租萬億及秭方舟而下以給中都水旱不歉人懷其惠可謂盡瘁事國勤勞王家也思有褒進屢申退讓然以官人之任朝選無踰藉其參領用鎮風俗所總羣務一以咨之中外兼濟固有餘力可吏部尚書餘如故　白居易授鄭絪吏部尚書制曰勅天官太宰秩序常尊自昔迄今冠諸卿首非位望崇盛者不可以處之而朕即位以來凡命故相領者三矣迨此而四可不重乎具官鄭絪有丙吉之寬裕子產之恭惠合而為用藩輔四朝故事遺愛留於官次國之都府半在東周委以保釐人安吏肅重煩耆德入領冢

卿昔魏用崔琰毛玠典吏曹一時之士以廉節自勵國朝以宋璟李義掌選部亦能遏絕謁託振張紀綱官無古今得人則理吾言及此欲爾繼之　蘇頲授盧藏用檢校吏部侍郎制曰勅朝請大夫守中書舍人盧藏用含和育粹直道正身學貫儒墨詞精比興風塵之外獨秀瑤林清白之中常懸氷鏡自四年掌誥九品作程峻而不雜重輕咸當簡而能要浮競斯遠刀尺之委銓衡已歸特選周才更符僉望　白居易授柳公綽吏部侍郎制曰勅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柳公綽長吏數易為害甚多邇來都畿未免斯弊或苛急而人重困或懦弱而

姦不息得其中者其公綽乎細大必躬親剛柔不吐茹甚稱厥職惜而不遷然智者常憂忠者常勞亦非吾以平施御臣下之道也尚書六職天官首之辨論官材澄汰流品比諸內史選妙秩清詢衆用能無易公綽爾其飭躬承命以裴王崔毛爲心苟副吾言用稱乃職而今而後亦何往而不適哉

原謀齋丘遲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曰遠量夷雅淹姿英茂進德方新循名以舊分鑣先達爭驅俊秀匪直羽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僉謂往諧是謂能官園阿望幣釣嶼投竿金張之貴允茲七侍有美一人

柔貌三珥服冕乘軒鳴玉飛翠不貪爲寶貴而能貧惟靜是悅惟寂是珍履信茲從積善方慶如何斯德曾是知命彼高者天與人焉咏眇望周行式瞻林壑灑沃紛埃擴揚流俗言必元遠神惟珠玉色恬喜愠心豈榮辱

原表宋謝莊讓吏部尚書表曰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終能克夷景命榮懷萬宇豈容先私首曲近有經過且不習冠制趙客興鑒未聞統馭鄭臣有規匪海身譏後魏温子昇爲廣陵王讓除吏部尚書表曰假勢風雲非由羽翮徒得推遷就列俛俛當官曾無辟雍議禮之名詎有銅雀獻賦之敏而政本實繁司會尤切

抑揚智地用舍時流實當年之準的乃一世之權衡得其人則分職之任隆非其才則曠官之失起　梁任昉

爲范雲讓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侯表曰夫銓衡重務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齊季凌遲官方淆亂草創惟始議存改作恭已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私以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四姓傳祀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

今茲首夏將亞冢司雖千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　沈約爲褚炫讓吏部尚書表曰竊惟元素未辨必諺朱紫之察規矩或昧理喪方圓之功東西兩漢左雄孤絕於前南北二晉山濤莫嗣於後良由性藏於貌才隱乎心楚越無以況其迥殊山川未足方其險阻雖復挫（一作拂）暗爲明勉愚（一作過）免生智亦何以登奇拔異離渭分涇　張纘讓除吏部尚書表曰漢革民曹魏仍東掾毛孝先以清公見美盧子加（一作拔）奇不免與世浮沉若以貞固任職降及晉代希覩其人樂彥輔雍容自守當時恨其寡譽山巨源意存賞拔（一作

鄧攸牧馬家庭何益止鏡之操卞壼如含瓦石未聞檢裁之功　王筠爲第六叔讓重除吏部尚書表曰臣聞剸犀截鴈必俟昆吾之鋒逐日追風信資伯樂之駿未有驂駕蹇足而方騁遥塗採藝鉛刀而求其斷割伏惟則哲爲體事艱歷代明別攸寄義重前王必使玉石薰蕕區別靡雜涇渭元黄條流不爽自非伯豪之天下能稱仲子之時人歸德孝先之拔眞抑僞巨源之黜惡舉善則未可以銓鏡流品平均衡石　陳江總讓吏部尚書表曰竊以漢置五曹方今六尚魏隆八凱擬古六卿近喻喉舌遠膺樞斗至如東京西晉裴王僉首伸眥可得論列此矣但臣門基世緒晉宋以來內侍帷扆入戸衡尺或年甫將立或歲未強仕是以退思弱冠淹傷畴昔早塵華任見知名輩嘗謂忝竊唯朝伊夕望期榮室多故有志無時平生意氣颯爾零落特由邀奉嘉運千載一時惟奮龍鱗談臻於此　又爲沈尚書君理讓右僕射領吏部表曰辛香以來安石以後遵其軌躅必大厦之棟梁總其寄任亦巨川之舟楫未有縣力薄材輕膺此舉　唐李嶠爲李景謀讓天官尚書表曰臣忝司衡鏡昏易星灰雖智力已窮而清通未効朱紫多紊涇渭莫辨宜其抵罪觸網稍清官謗翻乃假寵增服更

垂天奬是用荷恩内訟以榮爲憂且夫八座位隆五曹望重典南宮之喉舌象北斗之樞機或資藻鑑奚綜實實自非孝先亮直彦輔公忠山濤之簡靜篤素顧譚之心精體密何以對揚天哲壓塞人望顧斯政本實總國彝豈臣庸愚所堪尸忝　宋樓鑰謝除權吏部尚書表曰竊以選部持衡夙號六卿之長文昌聽履實爲八座之聯非素推公方不足以梶吏奸非妙有德望不足以壓餘論雖黃散之下無參異同而縉紳之流鮮不關係宜求精敏之彦以當要劇之司伏念臣才不逮人學徒泥古一爲支郡三入修門久侍上皇媿愚褱之無補親

逢嗣聖荷褒擢之有加代言非陸贄之工批勅謝李藩之器俯狥匏羣宰離班心者一載濠首列於從臣禁林蕭內躐登於冢宰離班心者一載濠首列於從臣禁林蕭內制之文史館涉信書之筆滿盈已甚控避莫回須御府之韍衣益之鞶帶駕天閑之良馬覆以雕鞍但喜悅親之私敢云稽古之效臣敢不深思僥冒勉竭疲庸爲山公啓事之書知非所及守崔亮停年之格何足言勞尚幾興選之平少助官人之道　周必大謝吏部侍郎表曰嚴近叨居夙負癯官之責武文迭試更膺換部之榮韍衣頒在笥之珍寶帶錫章身之寵仰慚主眷俯媿輿

言臣聞古之銓綜存乎人今之銓綜一於法存乎人固可以得士然其弊也嘗由予奪之不公一於法固可以減私然其弊也或致賢愚之同滯而況簿書紛若胥吏雜然苟稽察之弗精將混淆而莫辨欲酌古今之中制當令人法之並行庶稍戢於吏姦亦少伸於士氣豈容虛受以累明揚伏念臣性鄙習迂志卑才下早親翰墨為書生陳腐之談久侍軒墀乏禁從論思之語引去則寸私之未報欲留則高位之難安方進退之靡寧忽選除之下逮肺腑抱屨氷之懼面顏形撻市之羞被此光靈若為稱塞伏遇陛下乾行不息日照無私知人非堯帝之難巧壬奚患選衆有皐陶之舉枉直自分夫何一介之臣乃冠貳卿之列臣敢不遵承法令振拔滯淹雖微氷鑑之明上俾睿哲恪守權衡之信仰助公平苟不辱知斯為報國

設官部十七 吏部郎中 員外郎附 司封郎中 員外郎附 司勳郎中 員外郎附 考功郎中 員外郎附 今文選司

吏部郎中一 員外郎附

杜氏通典曰郎中漢魏以來尚書屬或有侍郎中或曰尚書郎或曰某曹郎或則兩置或爲互名雖稱號不同其職一也皆今郎中之任

山公啓事曰吏部郎主選舉宜得能整風俗理人倫者

齊謝朓爲吏部郎專斷曹事

又陸慧曉爲吏部郎吏部都令史歷政以來吝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本嘗與語帝遣左史以事請問之慧曉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梁顧憲之字士恩爲吏部郎初其祖嵓之嘗爲吏部郎於庭植

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官然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又王亮字奉升爲吏部郎銓序著稱及後爲吏部尚書猶資次而已當代謂爲不能　梁任昉爲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轉御史中丞案職官録曰梁吏部郎舊

視中丞遷侍中　陳吏部郎中秩六百石　後魏孝文帝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羣臣曰爲朕舉一吏部郎給卿三日假尋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爲之亮字敬穆自參選事垂將二十年庶幾明決尚書曰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又曰韋陽爲吏部郎性貪婪鬻官吏皆有價

隋初諸曹郎皆謂之侍郎煬帝三年置六司侍郎後遂改諸曹侍郎但曰郎其吏部郎改爲選部郎唐初復爲選部郎中武德二年選部郎中鄭元毓以贓犯處極刑是也五年改爲吏部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列大夫咸通元年復舊掌選補流外官謂之小銓并掌文武告身分判諸曹事　員外郎

隋開皇六年置吏部員外郎一人煬帝三年改爲選部承務郎武德三年復舊加置一人一員判廢置一員判南曹起於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奏置未置以前銓中自勘責故事兩員轉廳至建中元年侍郎郤説奏各挾關替南曹郎王銷以後遂不轉廳貞元十一年閏八月侍郎杜黄裳奏舊例轉廳初武后載初元年又加一員聖曆二年八月省開元十二年四月勅兵吏各

專定兩人判南曹尋却一人判貞元元年九月又以兩人判至十二年閏八月又却一員判 增翰苑新書曰歷代周官太宰屬官有下大夫蓋吏部郎中職在選舉魏晉用人諸曹郎功高者遷吏部郎中歷代品秩皆高於諸曹郎魏晉宋齊吏部郎品第五諸曹郎第六梁吏部郎班第十一諸曹郎班第十二唐爲吏部郎中二人一人掌考天下文吏之班秩品命一人掌小選未入仕而吏京司者復分九品通謂之行署其應選之人以未入流故謂之流外銓 宋史曰宋元豐官制行置吏部郎中主管尚書左右選及侍郎左右選凡四人分郎官

並用知縣資序以上人充未及者爲員外郎後除吏部郎官皆有尚左尚右侍左侍右之稱相承不改 文獻通考先是乾道元年詔今後非曾任監司守臣不除郎官著爲令自是館學寺監丞拘礙資格遷除不行郎曹闕員但得兼攝旋即外補間有不次擢用者其自外名至爲郎則資級已高曾不數月必序進鄉少而郎有正員者益少矣 續文獻通考遼南面吏部置官尚書侍郎下有郎中員外郎其下屬官未詳 金吏部郎中二人員外郎二人主事四人分掌曹事 元吏部郎中二人員外郎二人主事三人 明改爲文選司置郎中一

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掌官吏選陞改調之事以贊

尚書

吏部郎中二

原 郭子曰許允妻阮德如妹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帝遣虎賁收允婦出閤戒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至明帝核之允荅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願陛下檢校為稱職與否若不稱臣宜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舊服敗壞詔賜新衣初被收舉家號哭允新婦自云無憂尋還作粟粥待之須臾允至

魏志曰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屬託則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

王隱晉書曰李胤為吏部郎清愼選舉號為廉平

又曰山濤為吏部郎文帝與書曰足下在事清明潔操邁時念多所正今致錢二十萬絲百觔穀二百斛

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亦放達太興末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酒飲掌酒者不察執而縛之郎往視之乃畢吏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去卓嘗謂人曰右手持酒巵左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又曰阮放與從弟孚齊名在銓管之

任甚有稱譽性清儉終不治産業爲吏部郎不免饑乏
王導庾亮以其名士給衣食放由是得仕　沈約宋書
曰王微字景元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與湛
書曰君平生去與我名者殺吾身天爵猶滅名安用吏
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
笑之　山濤啓事曰人才既自難知中人以下情僞又
難測吏部郎與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而已乃當
正人不容穢雜也乃以議郎杜默爲之　王蘊別傳曰
蘊字叔仁爲吏部郎欲使時無屈滯先用草萊曾下鼓
急出日昳乃至家去臺數里高褰車帷先後與語不得

進也一官缺求者十輩蘊連狀呈宰録曰某人有地某
人有才不得者甘心無怨　世説曰吏部缺文帝問其
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用
裴　又曰山公舉阮咸爲吏部郎曰清眞寡欲萬物不
能移也　增南史曰何尚之字彦德遷吏部郎告休定
省傾朝送別及至郡父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
果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中
耳非關何彦德也昔殷浩作豫章亦嘗定省送別者甚
衆及廢徙東陽親舊無敢相窺　唐書曰韋陟故相安
石子也宋璟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除吏部

郎中陟於鑒裁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爲高下陟許
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才　又
曰高宗時崔行功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
舍人内供奉與蘭臺侍郎李懷儼並主朝廷大典冊
又曰天寶中劉迥服終方調時宋昱知銓事迥進書曰
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今文部始掄才終受位是
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有司獨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
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内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爲體故雖
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
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執政誠能先政事次

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沉之士亦可
窺其門閫矣　五代史劉鼎清泰中爲吏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鼎性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　宋
史曰雍熙中趙及權判吏部流内銓初吏胥員闕與選
人爲市及奏闕至即牓之吏部牓闕自及始　又曰神
宗朝劉述爲侍御史十一年不奏課帝知其久次授吏
部郎中　又曰光宗時劉光祖權侍左郎官兼禮部時
殿中侍御史闕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正曰御監郎官
中有其人正沉思久之曰得非劉光祖乎上曰是久在
朕心矣　周平園集胡銓謚忠簡入對乞修德以結民

心練兵以觀敵釁上曰久知卿直諒拜吏部尚書左郎
獻徵錄張瀚爲山西右轄直指以私憾有所中之陸
光祖爲吏部郎中爭曰如瀚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
部省各一人凡以采鄉評杜誣蔑也祖與瀚同浙人嫌
知其賢必欲調瀚寧罷祖以請乃得留世宗時光祖歷考功文選郎家
宰虎已委任祖以田間諸老臣數十年不得起用乃謀
於徐相階從容調劑其間於是諸老臣起用超拜大僚
咸得其人　又曰嘉靖間王與齡爲文選郎中與員外郎鄭
曉主事周鈇遏貪殘以張治典皆以不附嚴相嵩罪謫
而去　又曰正德間蘇民爲選部郎文選據要地多所
嫌疑民處之特有清譽　又曰天順朝黃孔昭爲都水

員外郎郎署無故例不得改調吏部以孔昭賢特奏改
文選郎中孔昭持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
之用才猶富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
於平時斯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
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
得必書於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參之輿論薦於天官
凡在選司者十五年　又曰嘉靖朝屠楷歷陞文選郎
中凡官職繁簡人才賢不肖得於見聞者咸紀之於冊
而高下其任先節行後才藝抑奔競獎廉能每注選因
才授職權勢請託抗論不從侍郎霍韜見其自任始不

能平久而益信且服之及出部遺以所服寓傳衣之意

侍郎張邦奇署部事惜以久任當遷奇奏留之曰四五十年來無此越遷云以上郎中

唐書曰高錯以吏部員外郎知貢舉文宗自以題畀有司錯以籍上帝語侍臣曰比年文章卑薾今所上差勝於前

又曰肅宗朝李栖筠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選簿亡舛多僞冒栖筠判析有條號爲神明

又裴遵慶遷吏部員外郎專判南曹天寶中海內無事九流輻湊會府每歲吏部選人盈萬遵慶敏識強記精覈文贍詳而不滯時稱吏能第一

由是大知名

宋史曰吳充判吏部南曹選人胡宗堯

翰林學士宿之子坐小累不得改京官判銓歐陽修爲之請仇家譖修以爲黨宿出修同州充言修以忠直擢侍從不宜用讒逐若以爲私則臣願與修同貶於是修復留而充改知太常禮院

言行錄曰孝宗朝李浩爲吏部員外郎未幾宰相名爲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默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

樓攻媿集曰陳傅良去朝四十年及歸驏驏如雪丞相留正一見歎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邪奏留爲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鄉去國幾何時朕欲見鄉久矣知鄉抱負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默罕有圭語傅良

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祕書少監　獻徵錄曰嘉靖朝王穀祥爲選部員外郎忤太宰汪鋐出貶時廟汴王慎中任瀚唐順之並以才居吏部不利爲伍亦相繼謝去穀祥吳人田負東郭課農自給與田父野老譚笑終日不知爲吏部郎也母顧安人亦時往餉之後交薦不出以上員外郎

吏部郎中三

許允清吏　阮放名士　魏氏春秋云許允爲吏部選將加其罪允對曰某郡太守雖後日限在前帝疑其所用非次其衣敗曰清吏也賜之衣下詳前二

庾顗靜默無爲　阮咸清貧寡欲　晉書曰庾顗遷吏部郎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顗常靜默無爲下詳前二

王導任真　通典後漢鄭弘爲僕射奏云臺職任重而賞薄人少此始也補二千石自弘之奏此始也

典劇多趣遷者　三列宿　百官圖唐貞觀中韋湊爲庫部郎中與東漢吏部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

第吏部郎中叔謙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列宿

宋史范仲淹爲吏部郎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諸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夷簡不悅

王戎顗悟　劉鼎風稜　晉王戎顗悟少年穎悟任稱職名顯朝廷以疾去職營過與縣縣宰東海徐寧通朗博涉彝過之累日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所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而敘之即啓事吏部郎典碎事日夜相接非但當正已又當能正人其次不審有可用者否

陸雲正人　晉書曰桓彝爲吏部郎時天下多故機變屢起顗常靜默無爲下詳前二

公議得

失　躬閱案牘上選事前二言行錄宋傳察爲吏部郎案牘躬爲省閱每至申刻方歸日以爲常

謝朓讓禮　桓彝顯名　李肩廉平　胡銓直諒俱見上二

謝朓讓禮　通典齊依宋元嘉舊制其拜吏部郎有表讓之禮謝朓除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嘉中范蔚宗讓吏部三表及詔優荅其事宛然下見上徐寧注

拔才舉能　剖疑析滯　王僧綽爲吏部郎掌參大選究識流品譜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唐席豫作楊吏部郎中碑銘序簿書以旌淑慝擇刀筆以決臧否剖疑析滯揮翰如流選部以清緊公是賴

公綽先入杲之稍遷　唐柳公綽與裴度俱爲判官綽先入爲吏部郎中度有詩餞別兩人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棒紫泥齋書庾杲之字景行司空劉昫見而奇之曰見卿足使江漢宗望杞梓參選事

設長名榜定朝儀　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列銓注期限淵博覽經典太祖定中原擢爲吏北史魏鄒淵傳

部郎淵明解制度多識故事與崔元伯參定朝儀律令音樂及國文記詔策多淵所爲也　送行非倫

彥德　種樹爲憲之上見二南史下見一通典注

整風俗理人　序華競寨私謁上見通典注山公啓事晉書李重存公平而寒私謁以上郎中

南曹小選　唐六典吏部員外郎掌選舉志吏部郎中二人掌文選以下見通典注山公啓事晉書李重茂增遷吏部郎詢衆而序華競在銓曹之南故云南曹唐百官志員外郎二人掌文選以三銓之法官天下之才其授試銓注與流內略同謂之小選

無留才　滌宿弊　唐書崔郾遷吏部員外郎每擬吏視按格衆貶必當雖寒遠無留才　又劉崇望字希從轉吏部員外郎崔安潛爲吏部尚書崇望判南曹滌除宿弊選事最爲清辦

吏部省眼　南宮眉目　分紀唐史部郎中二廳先小銓次格式員外郎二廳先南曹次廢置舊說吏部爲省眼衡爲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爲眉目在選士爲司命

執筆閱書　張幕設案　上見上南宮注通

鑑長編宋紹興三十年以劉珙爲吏部員外郎時苦吏姧珙思有以制之一日命張幕設案置令式其中使遊集者得出入繙閱與吏辨吏無得藏其巧人甚便之

不附相意　論奪民財

言行錄李嚴撰沿字德遠爲吏部員外郎宰相名同爲同舍郎皆遷公如故公不發一語明日用最屬意於公公不發一語明日外郎廟堂用史正志爲發運使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宋楊誠齋集張栻名爲吏部員截爲上言之上曰正志爲財賦大抵無餘不過巧以爲非取之民公對曰今州縣之上言之以取之於民耳上聞之蹙然顧栻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闕實如栻言即詔罷之

諠騰無避　判析有條

唐李朝隱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倖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怨詛諠騰略無避屈唐李栖筠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栖筠判析有條氣號爲神明

以上員外郎

吏部郎中四

屈

羣才畢舉　王隱晉書云李重遷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時留心隱逸由是羣才畢舉海內莫不歸心

杜錫不敢用鄉親

晉書杜錫字世嘏補吏部郎不敢用鄉親一人

選舉精密論望益美

晉書周顗傳云司徒王渾表顗理識清正兼有才幹主定九品撿括精密當請補尚書郎許之稍遷吏部郎選舉精密論望益美

雖充人

過聞之惕然不能自默方苟得則大小成器經盡此無分雖以充人之誠失其所也　阮孚傳素宏與謝僕射書辭吏部曰聞欲見擬爲知審爾否果當至此誠相逼之審爾否果當至此誠相逼之

阮咸三上不用

干寶晉書曰山濤舉阮咸爲吏部郎咸榮緒晉書曰劉實字子直以人物方雅爲吏部郎坐遷稽遲免官

以人

三上弗能用之

坐稽遲免

臧榮緒晉書曰劉實字子直以人物方雅爲吏部郎坐遷稽遲免官

被黜

徐廣晉紀云吏部陸亮山濤知其非才啓可人永嘉官品吏部郎中溫畿以私被黜宋孝武帝遂使爲吏部其後果

唐夷曠似玉

世論其爲人夷曠似玉

號稱平允

書

義興太守諸翔名爲吏部郎中郡百姓老少追送至出境翔居小選素性公清不爲請囑易意號稱平允

有喉舌任宋張績遷吏部郎中裴子野曰喉舌之任已恨其晚

宜師此人山堂肆考隋李德林爲吏部郎陸昂命其子與德林周旋誠之曰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爲模楷

任參六典類要任參六

江東士人之冠宋史張淯判吏部銓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淯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

木彊難犯又雷有終人之冠也

德驤子也以廕補漢州司戶參軍時侯陟典選木彊難犯選人聽署於庭無敢譁者有終觸抗言願爲大郡治獄掾侯叱之曰年未三十安事任此官有終不爲之汨後以討平蜀亂名拜宣徽北院使

上常目送楊龜

拜吏部郎中每便殿引選人上常目送之出殿門乃已

部事無留錄丁未晁考功謂獲盜不同處曲汨其賞持之不決尉客京久窘甚詣公訴之公爲憫然之七日得遷官於是吏胥畏服部事無留

元史延祐時趙師魯典銓以歲月定資品又仁宗即位韓若愚選平允無私人無不服

潛邸官吏不次遷講學獻徵錄爲吏部郎中故事凡潛邸官吏資品遂著爲令嘉靖間轉若愚以歲月定其資

講學調北稽勳時文選郎胡汝桂許孚遠在南考功盛講學自負爭自附講學每引公款語先是選君高貴不輕與新進交一談汝桂所與語皆講學道所已行而諸僚詫其事以爲必議流品竊聽無所得

還茗又鄭曉在選司里中士餽以金飾雜置茗中曉受之夫人發茗得金面以告曉遁然不動聲色令封緘如故名其人

雅操端潔部驗封歷考功文選曰家尚有餘茗不敢當尊惠也授令持歸又正德時王道改吏又孝宗朝喬宇爲選司部中日

無私謁清畏人知前後在吏部十年雅操端潔畏人知凡三典考察惟公惟慎興論稱允

破一時拘攣之格昭益策勵門無私謁清畏人知又選曹林春嘗欲上通於君與相與宰心選曹居其閒欲兩合焉雖然求無負乎吾心已

無負吾心又選曹之職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部中祖語

矣以上郎中

告以當代文獻宋史高宗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陸九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肆力於學

請黜黷吏獻徵錄林春為吏部司主事時泰州守某黷而虐請於尚書黜之尚書趙趣曰未有劾者奈何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謂邊地頓之兩御史劾之不為崖異又吏部官每矜崖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故不往拜以自尊重林春歷轉吏部日盱出署則徧走賓客講學意孟孟如也

外郎

吏部郎中五

原詩梁沈約悼齊故吏部郎謝朓詩曰吏部信才傑文鋒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恩逐風雲上豈言凌霜質忽隨人所往尺璧爾何冤忽此同丘壤

原表梁陸倕拜吏部郎表曰銓衡庶品歷選實僚一作名實阮咸貞素屢薦未登陸亮忠心裁居拜職自非李重清識李毅恬正則何以區分管庫式鑒眢史王僧孺吏部郎表曰臣生輕飛籥品細疏壤寂寞州閭取淪圭竇不自求於善管寧許人以能官從班隨牒自安疎遠豈望翰飛終知跡滯一逢浸漉幾閒超晉假拙為心變奇成偶寧謂天覆地長復與雨露相滋秋成春發必如暄寒無爽自變泥塗多超萬鄧屢考固其比越在累誠於可聞方媿朱紫永懵鈞衡固惟許李終非王畢取其清尚罔所經企求之碎密寧可庶幾任昉吏部郎表曰

郎官之重千金非譬爰在前世實光選造清通爲首終
遂帶居深識爲度累薦無獲承乏攝官顧知其望方今
皇明御宇昇長咸亨涇渭擯紳無謬衡石抑揚庶品亦
侯能官顧已循涯孰用祇荷惟知死所未識所報

原啓梁陸倕遷吏部郎啓曰臣器均濩落材同擁腫效
非積山勤垂附地自叨榮秩列裁移氣序而坐延曲私
遂被洪造自非割蚌識珠覩石知玉寧可以獲名理俗
見操敦教　王僧孺除吏部郎啓曰自一遇休明多逢
渥澤出斯溝壤置之霄漢清塗華轍叨厠累仍顯秩名
階俄來倏至徵智效必其無取尤愆忽焉已彰不意涵
養更滋滂沛愈此始識褊華紛體恒選知非腆族必待
俊民何言賤劣所或叨假循涯測限生所不勝瞻恩奉
德死何能報

記唐獨孤及吏部郎中廳壁記曰太微五帝星座後
十五星曰郎位秦漢之君則而象之乃建郎中至魏世
祖分尚書曹爲六郎各六人今之吏部魏之選曹也掌
選舉銓叙以正公卿大夫士羣吏之品位凡廢置之柄
官府之序歲終令天下郡縣會計致事而郎官起草立
議操而成之然後尚書受成於郎中之選非楚金百鍊
顏弓六鈞不與也故居官者不由選曹郎而進閱以晁

其才之餘地亦猶刀劒之刃未嘗屠大牛切大玉則雖曰吾且以爲鎮鄣人猶疑之由其塗而升驟必環周三臺翰飛兩掖登喉舌秉刀尺者什七八諸曹郎莫敵也

司封郎中一員外郎附 令驗封司

原杜氏通典曰司封郎中按左傳曰晉文公作執秩以正其官注云執秩主爵秩之官漢尚書有封爵之任而無其官故後漢書曰馮勤字偉伯光武以爲郎中給事尚書使典諸侯封事勤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伏焉自是封爵之制排勤不定晉北齊河清中改爲主爵置郎中一人屬吏部主封爵之事隋初爲主簿侍郎煬帝改爲主爵郎武德初爲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爲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封郎中掌封爵皇之枝族及諸親內外命婦告身及道士女冠等天寶八載十一月勅道士女冠籍每十載一造永爲常式至德二年十一月勅道士女冠等宜依前屬司封曹 員外郎

隋文帝置煬帝改爲主爵承務郎武德初爲主爵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唐山堂肆考曰唐楊凝爲司封員外郎直聲彰聞 唐書曰憲宗朝李茂昭之子克勤歷左武衛大將軍賜一子官五品克勤以其息幼願

推以子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勸骫法以庇他族誠恐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從之遂著於令

文獻通考曰宋司封判事一人初以無職事朝官充凡封爵之制一出於中書本司但掌定謚先期戒本部赴集而已元豐官制行始實行本司事掌封爵序贈奏蔭承襲之事寄祿為朝請大夫　宋史云徽宗朝李光遷司封郎首論士大夫詖佞成風杜塞言路王黼惡之注桂州陽朔縣時李綱亦以論水災去國居義興光伺於驛綱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遂款留數日相與定交而別　事文類聚曰元無專曹官封誥以令史分頭掌之　續文獻通考曰明改為驗封司置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掌封爵襲蔭襲贈吏算之事以贊尚書　獻徵錄譚綸觀政吏部時王直為冢宰風岸孤峭意輕南士見之瞿然曰南方有此人邪授驗封主事一年擢員外又陞郎中英宗每名見直輒以綸隨上問之以綸名對曰臣老矣於聖諭恐有遺忘此郎即代臣志之且其人可信也上因欲大用之直謂綸年少資淺他日用之未晚

司封郎中二

晉文公作執秩馮勤典封俱見上通典　傳呼畫師　悟

其筆諫唐書太宗與待中汪
悅之詔坐者賦詩而詔閻立本圖狀閻外傳呼
畫神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俯伏池左研吮丹粉望坐
者心悵流汗歸戚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僧辈今
獨以畫見名與厮役等若曹慎無習然性所好雖被詈
屈亦不能罷也又柳公權字誠懸公綽弟遷司封員
外郎穆宗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
正乃可法矣帝改容悟其以筆諫也

上科舉議

此代言手蘇頲潤濱集東
異還朝賓之官誥院介甫欲變更科舉上
疑焉公議上悟曰吾故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
召見楊誠齋集京鐘字仲遠參政龍茂良薦公於孝
宗轉主管官誥院先是茂良帥豫章得公牋奏之文奇
之曰此江彦章代言手也充職兩月詔從臣舉良縣令
爲執法官給事中王希呂以公應詔即名見
曰卿議論通明有用材也是日除監察御史

作懷春賦

試嘉禾詩

鄭徽錄洪武朝鄧林歷稽勳驗封主事
坐事謫居杭州林能爲古文章嘗作懷
春賦以寄意後官於朝大學士楊士奇祭酒
李時勉見
其詩文曰嶺南一代文人也所著有退菴集
又正統

時李賢入選尚書郎郭進試嘉
禾詩奇賢輔相才授驗封
主事

闕西授樂

又楊忠愍繼盛初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時闕西韓
詩邦奇爲吏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從之受業三月而得
其數乃曰樂體於理而用
於聲有器而後有聲乃購桐
竹絲漆手製倍和矣已製
琴瑟簫笙塤篪之屬諧而合
之若一以復於韓韓大
奏之若一以復於韓韓大
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
聲而成一調何如此乎吾欲製十
思廢寢食者三日夢大舜坐授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
之曰黃鐘也公醒而汗慌
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
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
舞於庭其應乃在子邪韓公
詭謝老語公樂不足以盡
六千奇門兵陣之書而授
林院檢討莊景借編修章
旨杖謫還處三十年至弘
當國嫉之授南京驗封郎
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
孤臣托疾時此是定
山最高處

白沙贈

白沙詩曰
江門漁父却能知定
山之學與白沙同也

司封部中三

【記】宋虞似良官誥院題名記曰士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凡除授誥命必繇院以給之則居是職者為甚重而不輕矣故謹其付給而守其式令視他司為嚴唐制百官誥身分掌於其所部文則吏部掌之武則兵部掌之宗室命婦司封掌之考校勳績司勳掌之國初悉因唐舊置院於右掖門之左凡吏兵封勳四司之誥舉集諸此淳化五年始專置局命中書舍人一員提舉而以朝官一員判局事於是職任愈重元豐改制乃以文武官誥身悉隸吏部而以蕃官隸兵部崇寧大觀或置或不大抵廢則皆歸吏部右選政和復置院仍差主管官二員中興以來因仍不改

【疏】明李賢疏曰國制誥命一事可為萬世法程凡大小之臣有私過者終身不得無私過者方許請給既與之後少有私輒行追奪於是為官者未得之前兢兢小心既得之後益加謹懼莫不感激去惡為善修德飭行顧惜名節若此法不行則士皆失望善惡不分名節不振其有廉潔自守者反為貪夫所笑以為無異於我如此則相率而入於利途民之被害可勝言哉況中人之才可為善可為惡授職三年即得誥勅不勝榮幸遂

革非向善戰兢保守而為端正之士若待九年則此輩必不待久遂流於貪況九年方與不得給者十常八九如此則天下之士感激少忠志多使國家勸善懲惡之法激厲名節之事無所於藉而下民亦不能不被其害臣為驗封主事若以避嫌而不言則為不忠以所掌而自言則為要名臣寧犯要名之責無寧犯不忠之罪

司勳郎中一員外郎附　今稽勳司

原 杜氏通典曰司勳郎中按周禮夏官有司勳上士掌六鄉賞地之法歷代無聞至後周吏部有司勳上士一人掌六勳之賞以等其功如古之主爵隋文帝置司勳侍郎煬帝改為司勳郎永徽五年十二月四夜司勳庫失火甲歷共盡龍朔二年改為司勳大夫咸亨初復故掌校定勳績論官賞勳帝置煬帝改為司勳承務郎至武德初乃改為司勳員外郎

增 唐書張嘉貞傳曰張循憲薦嘉貞奏對侃侃武后悅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時功狀盈几郎吏不決嘉貞即為詳處庭無留牒又文宗朝李中敏為司勳員外郎仇士良以開府階陰其子中敏曰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慙恚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紫親擇良笏與之且曰異時膺

顧託南面當如此　宋史馮吉周中書令道子也以父
任歷仕司勳郎中吉嗜學善屬文雅好琵琶尤臻其妙
以是不得掌制誥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
雖不召自至酒酣即彈琵琶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
愛其俊逸謂之三絶　文獻通考曰宋司勳掌勳賞事
凡勳有十二級自上柱國至武騎尉自從七品推而上
之至正三品三歲一遷必因除授以加之凡賞有格若
事應賞從所隸之司考實以報審核以上尚書省寄祿
爲朝請大夫隆興初詔省并司勳郎中以司封郎中兼
領　事文類聚曰元無專曹官有勳封科以令史分頭
掌之　續文獻通考曰明改爲稽勳司置郎中一人員
外一人主事一人掌勳級名籍喪養之事以贊尚書
獻徵録嘉靖中稽勳郎中卜大順制辭秉公持慎甄量
精明　又崔銑爲南京稽勳主事益約名流講評經史

司勳郎中二

增 主賞　等功　周禮夏官司勳注云此官主封賞又
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
力戰功曰多凡賞無常輕重眡功眡音氏　勳府
右闥　唐制藏於勳府　冠詞　遷司勳郎中制選
人　兼史職　唐書張九齡説爲宰相觀白集獨孤郁自考功
員外郎推居右闥張九齡有才鑒初爲司勳員外郎兼
史職之與通譜系嘗曰後來詞人之冠也又貞元時蘇
又轉司勳員外郎兼史職　請族蔡京　不附秦檜言
設官部

錄宋祁鼂爲司勳郎中言自王安石用事肆爲紛更祖宗之法駸駸而牛民始病蔡京托名繼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黨未族何以收人心而召和氣哉又宋陳文正公康伯字長卿自公爲司勳郎中泰檜方擅事公乃澹然其中檜銜稱公靜重常超用他人而公獨不以介意在省五年始爲軍器監

惟有司勳不知吏部李義山詩人間惟有杜司勳謂杜牧也獻徵錄林春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不知爲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春時轉稽勳郎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靜留之

考功郎中一員外郎附

原杜氏通典曰考功郎中按漢元帝時京房作考功課吏之法然其職不在尚書至光武改尚書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魏尚書有考功定課二曹宋元嘉二年又置功論郎並其任也例在吏部郎中篇後魏考功郎掌考第孝秀北齊考功郎中亦掌考第及孝秀貢士隋文帝置考功侍郎煬帝改爲考功郎武德初復爲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考功爲司績咸亨初復舊掌考察內外百官及功臣家傳碑頌誄謚等事員外郎隋文帝置煬帝改爲考功承務郎武德初復爲考功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武德舊令考功郎中監試貢舉人貞觀以來乃以員外郎專掌貢舉省郎之殊美者至開元二十四年移貢舉於禮部今考功員外郎分判事而已

增文獻通考曰宋考功判司事一人以帶職朝

官或無職事朝官充凡考課之法分隸他司或以他司專領本司但掌覈太常擬謚及幕府州縣官流外較考之事元豐官制行郎中員外郎始實行本司事（續要曾鞏略）初除蔡絛蔡京職掌文武遷敘磨勘資任考課之政令凡命官隨所隸選以其職事具注於曆給之於其屬州若司歲書其功過應升遷選授者驗曆按法而敘進之有負殿則正其罪罰以七事考監司以四善三最考守令凡改服色者以年勞計之應謚者覆太常所定行狀撰尚書省官集議以聞凡立碑竭名額之事掌之舊制考課院其定殿最皆有考辭元豐懲罷分案十有七（五品案六品案七品案八品案九品案職官案參軍案令丞案主簿案縣尉案使副案供奉官案資任案校定案法案知雜案）元祐三年詔知州課法吏部上其事於尚書省送中書省取旨縣令以下本部專行（續文獻通考曰順帝至元三年伯顏等奏置吏部考功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至正元年吏部又置司績一人掌百官行止以憑敘用罷黜明考功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一人掌官吏考課黜陟之事以贊尚書

考功郎中二

增定課　司績晉職官志考功郎改爲司績大夫咸亨復舊

吏　列左曹（曾南豐除蔡京制主羣吏之課而議其誅賞郎於天臺任屬尤重又除呂和卿制）

計羣吏之法而明黜陟之法臺郎典引列於左曹鄭澣爲考功員外郎刺史有驅迫人吏上言政績請刊石紀功者澣深得其情條奏廉察巧迹遂露人服其敏識

唐書王仲舒字弘中考功員外郎奏垻遷考功郎中典選二年大稱平允

選平允　又裴垍遷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省中有文名遷研覈精密皆值才實

進紲清明　黜陟詳當　又席豫遷考功員外郎進紲清明拜吏侍元宗曰卿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又趙宗儒傳貞元六年領考功事黜陟詳當無所迴避

務覈實才　皆取名士

唐王丘傳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時多請託進者冒濫歲至數百人丘務覈實才議者謂自武后以來數十年采錄精明無丘比開元間海內少事帝賜羣臣十日一燕宰相蕭嵩會百官賦天成元澤等詩八篇繼雅頌體使修撰孫逖序之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真卿李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名士

不責細節　恐傷雅道

中興繫年録王信字成之權考功郎有選人張元貞實碻式吏受賂爲道地趙衛公爲工書以囑公持弗聽已而轉臨天官閱審戒牘拊掌嫂歎嗟激不已至白於公鈞察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邏者私相語指爲神明焉

驅青雲上　落省牆東

上見詩話唐王尚客爲侍御史自後白居易送崔考功詩以才望清華妙當入省常有惋悵張公忠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跋蹬却落省牆東

不開倖門　獨

宇邦達時郎選案牘不存吏緣爲好凡川陝官到部者多以微文沮抑往返輒經年矧請細節不圓處悉先放行人以爲便唐貞觀中冀州進士張昌齡與王公瑾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及奏第上甚怪之師旦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性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帝以爲名言

非蘇不可得　王遂清

韓休作蘇頲集序云員外郎闕時考功郎非蘇君不可遂耕考功員外郎畢曰考功中書令李嶠執筆曰考功郎非中興繫年録王信字成之權考功郎有選人張公選初一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復令扼之公鈞察其故吏怖服又有三蜀士實碻式吏受賂爲道地趙衛公爲工書以囑公持弗聽已而轉臨天官閱審戒牘拊掌嫂歎嗟激不已至白於公前他日上謂尚書蔡洸曰卿客爲侍御史自後白居易送崔考功詩話唐王尚客爲侍御史自以才望清華妙當入省常有惋悵張公忠詠曰有意嫌兵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跋蹬却落省牆東

得大體獻徵錄弘治朝楊旦爲考功郎中馬文升爲太宰嘗考察京職有被黜而衆録奏辨者有旨再毀實文升倉卒拜命欲改擬以從旦持不可曰祖宗朝未有此例且俾門一開後將謂何文升亦悟遂覆罷再毀之命又嘉靖間雷禮以異等入銓曹考功繼考察法權瞞十四人陶仲文以符籙取媚歷官少保九年滿引大臣自陳禮奏眞人仰荷聖恩効勢不引奏不曰奉職而曰効勞一時咸以爲得大體相嚴與陶比銜之

挾印赴行在　書墨絶吏奸唐書裴譔遷考功郎中代宗幸陝譔徒步挾考功印赴行在又王徽轉考功郎中宣宗朱書吏緣爲奸多有揩改徵以墨書

請行賞先大勞　論賜謚不應法唐以陸贄爲考功郎中贄曰行罰先貴近而後畢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望先録大勞文編羣品則臣亦不敢獨辭上不許東都事略宋劉敞判尚書考功仁宗賜夏竦謚曰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行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三上仁宗爲更竦謚曰文莊疏

增鶴廳考功員外郎聽事有薛稷畫鶴宋之問爲贊故名

掌考法唐百官志考功郎中員外郎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之功過善惡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二十七最

不避權幸　唐綦連耀爲考功員外郎校定京官考不避權幸皆行

吏無以欺　韓文公神道碑王仲舒字弘中爲考功吏部提約明恕故吏無以欺默默陟

時以爲榮　宋之問善龍中文學士譯朝中文學之以爲榮

與障謾等　唐鷹具選時百官考有坐漕考功時核百官考有坐漕下以示其人無慍色更曰慶曰寵辱不驚考中上能著人善類此

能著人善　唐書盧承慶爲考功郎中名知制誥又憲宗朝李吉甫以吉甫宰相子也制誥又韋述舉進士時年方少儀質柄筠子也

乃得遷固陋　俊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非力所及考中亦不喜承慶以失所職考中

子何業誠曰性嗜書所撰他制命之間曰木求茂才乃得遷圖遂上第

升黜 又穆宗朝李渤名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奏上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無以為郎中歲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三品以上為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請如故事渤議遂廢

平一該博 又中宗以武平一為考功員外郎初崔日知為左史春秋諸侯官族他日學士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平一該習勸令酬詰平一乃請所疑

太集日明折平一曰君文時崔湜張說素知平一該

日用曰魯三桓鄭七穆奈何荅曰慶父叔牙季友相三子也孟孫至魯凡九世叔孫舒季孫肥凡八世鄭穆公十一子子罕子駟子孔氏三族亡子羽不為卿故稱子孔子游子印子豐也一座驚服稱平一問曰用曰公言齊桓公晉楚莊王時諸侯屬齊若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齊楚執政幾何人曰用曰吾不知君始末無留語曰用曰吾請北面闔坐大笑條舉

德輿佳 又獨孤郁檢校司封郎中及之子也擢進士第最為之俄擢翰林學士權德輿輔政以女妻之德輿所稱以女妻之

以嫌去內職拜考功員外郎憲宗歎德輿乃有佳壻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悰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又周墀輔政以韋澳為考功員外郎澳之得

願公無權 郎墀初作相私謂澳曰才小任重墀也願公無權足矣墀愕然不喻公所欲行者願不以喜怒愛憎於

忤下考 舉其職則公斂衽深然之以權為墀深謝自列於州廟堂之上天下自理何以行之仰令百司羣官各舉其屬之鄉貢皆懷牒者謂之鄉貢進士留館學者謂之館於考功員外郎試之開閤而關於省由戶部集閱既至省由戶部選張洎掌考功為吏部知吏部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已以

論謫御史 徽肅帶侯準出元二十四年廷議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禮部侍郎主之杜詩忤下考功第當在二十四年以前也

不交一談 宋史寇準年少新進氣銳帶侯準出一接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曉其意重焉

自太泊夙夜坐曹視事每入於省門揖而進不交一談準益重焉

陽秋可畏 考功郎中又儲瓘為御史分宜杭國論謫御史論劾準出帶侯準出一接御史論劾疏至不甚當曉其意重焉

欲藉考察去臺諫之異已不聽則反黜其所私者數人

曉

藏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慄然曰陽秋可畏計時朱寧用事多所關說二貪吏賂寧冀漏網太宰陸完計未決乃私語淵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淵曰寧豪得寧寧能得上即議斥上不從奈何淵即弗從守官可也乃竟議黜之謂不以貪吏漏網又聞淵改考功郎中當上又成化朝張憲覈政刑部冢宰尹旻知其所養欲以自助乃授考功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凡十四年廉慎公勤如一日權要不避故舊不私事署郎中事凡考百司賢否惟公權要不避故舊不私日侍禁廷又正統間上以宋珖累朝舊臣轉吏部考功主事日侍禁廷不以先世曲庇又世宗朝陸光祖改考功郎中大計外吏甄別精當先是有名臣子屢挂吏議而當事大臣以先世故曲庇之光祖曰此所謂隤其家聲者也力請罷之罷歸西原後又嘉靖中考功郎中薛蕙以議禮撰爲人後解爲人入奏下獄罷官歸西原號西原先生有西原集

考功郎中四

詩唐白居易送考功崔郎中赴闕詩曰稱意新官又少年秋涼身健好朝天青雲上了無多路却要徐驅穩著鞭

制唐錢珝授趙昌翰考功郎中制曰勅具官趙昌翰國之舊章繫會府者僅二十六七坐曹郎見墜不舉焉用官爲而善最之法所墜尤重非精才強力安能舉之昌翰以名家子實自修整爲縣罷去翛然自安公卿有知已之門車馬無致身之跡善養材用益聞精強是以考績處之且欲明試於爾噫擇名曹置名士吾不知設官之始獨爲人乎如或深思必將名寵